

《论语》选萃·谐文卷



奇谈怪论

上海书店出版社

奇谈怪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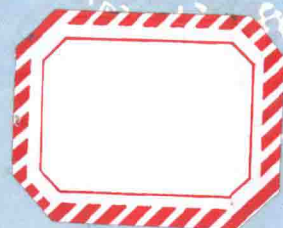
本社编

厚年命

上海书店出版社

论语社同人戒条

不译我们的人；但我
爱读的，必慎重批评（为我
国，现代文人，有严肃的作
品，对真书，时评命案）。



不鄙。骂人（以信而不虐，举国贼为

主固不可，名之为主八蛋也不必）。

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

作伪亦作丑恶的宣传，但可做美谈

责任编辑: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程 钢

《论语》选萃·谐文卷

奇 谈 怪 论

本社 编

*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市亭林印刷厂印订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326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ISBN 7-80622-178-6/I·64

定价:18.50 元

出版说明

在旧中国林林总总的文艺刊物中，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论语》杂志，曾以相对长寿和畅销而引人注目。

《论语》半月刊始创于1932年9月，每月1日、16日出版，到1937年8月因全面抗战爆发停刊为止，连续出刊117期。抗战胜利后，又于1946年12月复刊，到1949年5月终刊，续成177期。这份始迄相继近17年的杂志，先后由林语堂、陶亢德、郁达夫、林达祖、李青崖、邵洵美主持笔阵，并约集有刘半农、老舍、俞平伯、徐讦、许钦文、丰子恺、何容、老向（王向辰）等众多文坛名人经常为之撰稿，从而成为现代中国文坛上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鲁迅先生也在《论语》上发表过一些作品，且为其创刊一周年的纪念号写了题为《论语一年》的专题文章，然而又不以它提倡“幽默”的办刊宗旨为然。因为他认为，“幽默”在专制条件下的中国是不会有，“在这种礼制之下，要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论语一年》）

其实，在这方面对鲁迅相知较深的曹聚仁先生亦有一番庶可为此论发微的见解。他以为，“幽默”并不是独养儿子，尚有几个兄

弟——讽刺、俏皮、滑稽，性情稍有不同，面貌极其相似，总之使你看了发笑就是了。而《论语》问世时的中国，正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也是文化界承受极大的压力、在摸索中奋斗的最苦闷的时期。正如约翰·穆勒所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讽刺的笔调，乃得广泛流行。《论语》的“半月大事记”专栏，有相当部分内容就是类似匕首式的冷嘲，使当局看了哭笑不得的（《论语与幽默》）。可知《论语》“在这种礼制之下‘倡导’幽默”，既有为其主客观条件所制约的一面，但也不乏批判锋芒的显露，诸如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反动国策的冷讽热嘲，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象多所批判，亦构成讽刺的一翼。抗战胜利后复刊的《论语》，虽然益加流入俏皮、油滑，但于针砭时弊的传统仍有所承袭，比如对伪国大丑剧的挖苦，对所谓金融改革的抨击等，也还可观。当然，其总体倾向，毕竟是同与现实斗争相联系的新文学主流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同具有一定讽刺时弊的社会功能相比，《论语》半月刊在现代中国文坛上的文学价值，也值得重视。该刊的部分编者和作者，原先都是《语丝》周刊的同人或撰稿者，业已在一段时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对社会人生采取讽刺批评的态度，但又比较注重风趣的文章风格，即所谓“语丝体”或“语丝派”。这种随笔体散文在后来大致沿着两种倾向发展，一途升华为左翼文学的战斗性小品文，一途演绎为暗寓讥刺于诙谐俏皮中的幽默小品，或富有谐趣的散文杂感、游记短论一类，即所谓“论语派”。其生成原因，当然与作者对现实斗争有意无意地回避有联系，但对于一种独立文体的确立、一种情感传染方式和审美风格的形成，无疑发生过重要影响。此外，《论语》杂志在介绍世界优秀文学作品、发掘民族文化遗产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亦可资借鉴。

上述种种，正是我们今天将一部分始刊于《论语》而至今尚有内容上、文笔上参考价值，且已近湮没无闻的作品给予编选以飨读

者的主要目的与意义所在。编选的凡例大致为：

一、凡已有专集行世的名家作品，由于读者比较容易接触到，所以尽量少选或径不选。

二、除极少数作品因体例需要略作技术性处理外，一般保持始刊时的原貌，包括所署笔名也不予更动，以求存真。

三、按题材与文体相结合的方式，把入选作品区分为小说卷、散文卷、随笔卷、韵文卷、杂文卷、小品卷、谐文卷、特写卷、札记卷、译文卷等 10 个专集，俾得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口味。由于个别作品内容上的多样性及文体上的灵活性，我们在将它们结集为篇幅大致相等的分册时，归类未必可称适当，尚祈读者谅解。

四、每一分册内文章的次序，基本按内容与文体再加细分。为了醒目起见，在个别分册的目录上，我们添加了分类标目。

在近现代文学史上，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名家名作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和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存在，将它们按原样影印是一种重要的介绍方式，现在读者所见到的“《论语》选萃”则是我们近年尝试的另一种介绍方式。对此我们的经验还不足，错误疏漏在所难免，尚祈读者不吝指教为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 6 月

目 录

天下太平	老 舍(1)
发起救国道场意见书	岂 凡(2)
理发救国论	老 向(5)
“教孝治国”	亢 德(8)
福姑奶奶谈救国	依 依(11)
不抵抗主义之起源考	何 容(15)
中国钻地虫	梦 谷(18)
中国人与蛋	力欧符(20)
中国人者理性之动物也论	沈有乾(22)
中国人	孟斯根(24)
气论	正 予(31)
国气篇	王豫升(34)
以吃立国论	邵洵美(37)
幽默救世论	彭学海(41)
世界大事预言	孟 子(46)
拟预言	钱仁康(47)

大同之治·····	钱仁康(48)
官僚政治登龙术·····	伍明(52)
官官经·····	张功元(56)
“狗儿”演化史·····	老老(61)
论“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何忱(62)
论作官本是善事·····	亭亭(67)
与友人论做官之道·····	吉庸(69)
头等要人三部半曲·····	黄嘉音(73)
假如我做了省主席·····	宁父(75)
假使·····	鹄鹄(81)
贪污可风·····	李之模(86)
五行今解·····	吴同宾(89)
牛克鼠的资本集中说·····	羊先生述(94)
请政府恢复捐班以裕国库议·····	周一行(99)
赞成当铺国有·····	柳金眉(104)
献节约策·····	司苦芬(107)
最新经济学——一九四八年的大发明·····	子言(111)
为黄牛党辩护·····	明堂(115)
析装腔·····	须白石(120)
尊伪论·····	老向(125)
反世态炎凉论·····	立本(129)
提倡做狗·····	木林森(132)
撒逛与听逛·····	鸣秋(135)
活埋论·····	何忱(139)
坐狱哲学·····	映波(142)
有病反能长寿论·····	王子出(147)
论和尚吃荤·····	愚(150)
国畜刍议·····	何容(152)

女权提高已够论·····	林 乃(154)
何苦恋爱? ·····	江寄萍(158)
女人好吃论·····	周嫩士(162)
接吻说·····	若 庵(166)
取缔男女同行实施办法之商榷·····	林光迈(170)
有趣原理发端·····	李之谟(175)
论笑·····	小 农(179)
拉杂谈“哭”·····	凤 縞(182)
睡学概论·····	赵景深(186)
唯睡觉可以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	杨 梅(191)
一日之睡在于晨·····	亦 凡(202)
午睡颂·····	问 笔(205)
懒颂·····	邵洵美(210)
做梦最乐·····	陈 彩(214)
抽烟颂·····	陈被玉(218)
烟有五德·····	经 田(221)
烟的副作用·····	姚 颖(225)
抽烟信条·····	清 夷(229)
赌的滋味与经验·····	何若愚(230)
戒赌与修道·····	望 水(235)
搓麻将的性格训练·····	作 舟(239)
论麻将与哲学、艺术及中国政治之关系·····	海 戈(241)
开娼布告·····	鸣 秋(248)
球类运动改良刍议·····	黄嘉德(249)
未完三部曲·····	钱仁康(252)
又是三部曲·····	钱仁康(255)
无聊哲学·····	于 思(258)
佛家的幽默·····	色不空(265)

说一	章克标(268)
论慈善是一种罪恶	屏 溪(273)
秃头的人七个时期	施克余(279)
社会问题小解答	江寄萍(285)
报纸读法举隅	亦 凡(287)
我的五愿	江寄萍(292)
元旦日四大宏愿	仁 康(293)
文章误国论	吴直九(294)
汉文何用论	柳兴西(298)
从中外历史谈读书之无用	寒 流(304)
论文作法	余 寄(309)
我的作文经验	孝 若(314)
新诗作法	揭 谛(319)
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论	姚 颖(323)
自传难写伦	谢阿狗(328)
新文学概论第一章	章克标(333)
国粹治病法	亦 凡(341)
论“公式”	何芳洲(344)
广告新闻公式五则	义 律(348)

天下太平

老舍

或问：中国可亡乎？予不答。其妻复以问，尊女性，乃答之。

中国古伟之邦也，以盘古为“起点”，居世界之中心。物则广有，鱼鳖虾蟹，酱醋油盐，葱蒜大烟，一应俱全。民亦秀哲，往往出圣人。当今之时，豪杰尤多，咸能率一旅之众，替天行道，杀人无数，民死而弗怨。及接夷狄，又均善怀柔，陈礼乐，重揖让，唾面容自干；既干，仰面趋进复请惠唾。敌皆感服，每不敢正式宣战，而时突鸣巨炮焉。夫天道恶争，我得其旨，行见夷狄之自亡，无劳抵抗。

四夷既亡，则中华有天下。俊杰辈出，精神文明普及五洲。洋路洋楼尽毁之，洋书洋画尽火之，洋人洋兽尽屠之，洋理洋教尽灭之，独存洋酒洋钱。而后市廛秽，田园荒，一任自然，文化极盛。民咸吸鸦片而舞太极拳，三妻四妾各通一经，七子八婿俱贤达而崇吕祖。言论自由，街谈巷议者不诛，仅责二百大板。于是时疫行焉，遍及全世，国医奏奇效，阎王深感之，曰人类从此绝矣，赐判官及琉璃鬼假二年。

或人之妻闻之至喜，三呼“天道救国”而去。

发起救国道场意见书

岂 凡

自从日本侵占东北以来，国难降临是人人知道了的，而世间一切现象，都逃不出因果律，案中国人民作恶多端，罪大弥天，所以上天特降此严重之国难，以示警戒，谁知中国人都是昏昏沉沉，茫然莫觉，因此国难只有日益严重之一路了。迩者，日兵既占热河，进掠察哈尔，夺长城各口要隘，占滦东各地而又渡滦西侵，天津、北平已很危险，救国工作，岂可不再加紧？

救国之道，其道不一，甚为多端，各有巧妙，本刊已屡屡介绍，可不多赘。惟最根本最重要者，莫如设坛建醮大做道场，既可普利人天，又可驱役鬼神，挽回天数、解除劫运，非此莫属。有时轮金刚法会创建于前，又有仁王护国道场继起于后，博得名流顶礼，要人膜拜，盛极一时，四海景仰，其效力之伟大无待多言。

也许有人要怀疑，该二次法会之结果，未能苏国难于分毫。以诵经拜忏为迷信，那真罪过极了。第一可以说倘无该二法会之祈祷，国难怕比现下更利害，况且去年年成大佳，虽然农村濒于破产，而农人尚未至全无活路，也就是法会道场的伟力。不是时常流言有天将大降疫病，人畜十死七八的话吗？谁知不是也因祈祷之力

而遏止了的。况且天祸中华，天降国难，那是天降下来的，要回天岂是易事？天之所以要降国难于中国，是因中国作恶犯罪的人太多，中国人并未能痛改其非、涤除罪恶，军人仍在争地盘而内战，官僚仍是贪污，土劣仍是不法，人民仍是懵懵懂懂，又安能希望国难之解除？根本的原因不去，法会纵是佛力无边，也不能挽回劫运的。

因之，要挽回天数，解除国难，必须大家同心合力，去恶为善，再求恳天帝，才有方法。根据此项原则，我们来发起救国道场，以期达到救国之目的，四方硕彦、海内高贤，概须参加，以尽救国之义务，亦以符同心一德之旨，或者日兵自会退出沈阳，双手送还南满铁路、旅顺、大连，恢复朝鲜的独立作为缓冲地带，岂不大妙？现在草拟救国道场办法如次，尚希大家讨论，以求完备。

一，救国道场时间定为九九八十一日，以符九九归原之旨，则东北四省终当物归原主，而朝鲜亦自归还其独立国之状态。

一，救国道场所诵经忏，不必限定种类，即不限于佛经、道教经典，孔门圣书，《十三经》《五经》《四书》，都可唸诵，以示合德同心一致救国之旨。总理遗教为党的经典，凡党员在道场期间，均须诵念，以资祈祷。各公私立学校，尤须规定时间，全体恭诵总理遗教，以参加救国道场工作。如此则佛力、道力，以及孔孟的仁义之道、先总理在天之灵，都团结一致；实行救国，众擎易举，回天可期（日前见报载戴院长建塔藏总理遗教，大有可议，遗教如此束之高阁，岂能用以救国？幸而绳断匣裂，大约总理在天之灵，要将他的教旨救国，不达目的，不肯中止的。因之我在这里恭拟，请全国教育界当作基督徒读《新旧约》一般读）。

一，道场费用，应向全国人民捐募，至少大洋一角，至多不加限制，因为国是全国人民的国，不是少数人私有的国，救国是

全国人民的义务，应该大家都拿出钱来。要人民自动捐助，也许十分麻烦，可由政府代为征收，派公安局巡士挨户收取，出具收据，清缮报告，以示大公无私。

一、道场地点应遍布全国，混合儒释道三教而以党领导之，作综合道场，或各派自成一特别道场，可酌量各地方情形而定。于县政府所在地设县道场，省政府所在地设省道场，首都设总道场，每日按时设坛礼拜、唸诵祈祷，鼓乐喧天，香烟缭绕，于是全中国顿然烟雾弥漫，诚心必可格天。

一、请国府主席为总道场长，省府主席及县长为省、县道场长，以示慎重。道场长于每日开坛时应到场拈香礼拜，以示虔心救国。做道场的，自然不限于和尚，因上已规定经忏不限于佛经，所以道士、秀才、党员均可参加工作，前清不第的老童生也特许其参加，以示优异，以示救国的诚心。

一、道场除拜忏诵经外，应设余兴，礼聘当地或外地歌舞明星、电影明星、交际名花、馆阁闺秀、摩登女郎、太极拳师参加，表演救国歌曲、救国舞蹈，以及各种救国技艺，以广招徕。因其救国道场，须要全民参加，以成举国一致的大事业，自非广为号召不可。

一、道场应设宣传科，从事于宣传救国之道在于参加道场。应请有名画家、有名文人，作宣传图画及宣传文字，使通国皆明道场之意义与伟力，以达到令人普遍地参加之目的。如再不成，可命令公安局执行每家必须有人去道场礼拜之临时紧急命令，以示政府有救国之热诚，违者以反革命论罪。

以上各项，不过在下一人偶尔想到，信手记出，是否有当，要请大家指教。至于道场仪式是否要静默三分钟，使用乐器应该是钟鼓铙钹、笛箫箏等，或者用洋洋的军乐，再或加用梵娥铃、披亚那、塞洛、曼独令，均可从长计议。伏希海内贤豪、救国志士、忠实信徒、热血男儿、多情小姐、善男信女不吝教益为幸。

理发救国论

老 向

对任何人说要亡了国是他的过错，他也不高兴就点头儿承认，谁都愿意把亡国的责任推在旁人身上；但是如果说救国非靠他不可，他虽不便立刻应一声“然也”，而心里总是欢欢喜喜的。殊不知常言说得好，螫了人的蝎子，背上就有解药；会破风水的蛮子，都会看风水；又道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肯坦白的勇敢的承认自己是亡国的罪魁祸首之人，才配高谈救国，才能够担当救国的工作！——这是近人玉麟安师傅的议论。

安师傅不是学者，也不是要人，是定县城里一个略具常识的理发匠。他在考棚中华平民的教育促进会设有一个办事处，也许是受了“平教洗礼”之故吧，他的屋子里那块“莫谈国事”的木牌子早就摘下来，砸碎了填在火炉里烧成灰啦。他爱看报，又专爱议论时事。他说：“要人们从前大喊着航空救国，现在又提倡放风筝。这驾飞机的师傅们可得多留神，不然要撞在要人们的风筝上，撞落了飞机也不好，撞坏了风筝也不好。哎！说来也怪，一个国家混得以至于需要‘救’了，而又有这么多的救国花样儿，看起来或者‘天不灭汉’，我们的国家也许绝对不会有什么危险！”他时常“放下剃

刀”，暗自嗟叹。想到救国盛业，九流同分，我理发界岂无高人？他便苦思焦虑，废寝忘餐，费了一天一夜的工夫，发明一种洗头药水，试验三遍，大获成功，乃“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声呼喊：“我们的国家有救了！”

有了救国的方法之后，安师傅又完成了一套救国理论。“中国要灭亡了，全部的责任应由理发匠们担负之”，这是他的“救国理论”的出发点。这并不是他传染上什么夸大狂了，他自有道理。他的意见是这样的：

民国以来百姓平等，理发匠的民权当然不比旁人“低”，在以前，理发匠的地位还可以说比一般人都“高”。怎么讲呢？你看，他们不论走到山南海北，面前总竖立着一根大旗竿，那旗竿真可以说表现着无上的威风，那是悬挂人头的所在。不论公侯将相，也不论驸马王孙，在理发匠的面前，总得由他揪着辫发，抓着脑皮，一声不响的任他整治。再说在皇宫内院，除了理发匠，谁敢舞动利刃在万岁爷的脖颈子上刮着玩儿？所以，虽说一个理发待诏，地位却不在一般文武大臣之下。说到技术，谁都知道，近年上海时兴的按摩，是偷袭理发匠捶背一类的末技。就连小说上载的那些侠客们应用的点穴法，也是理发祖师所发明，不过后来出了些个不肖的门徒，有的把传受来的绝技不正用，有的不但不知道精益求精，反而留下后手，不肯全都教给徒弟，甚而至于连自己的儿子也不肯传授全部。据说有这么档子事：一个理发匠跟着他父亲学习点穴法，他父亲教会他“怎样把人点过去”了之后，再也不肯教他后一段的“解法”。这个理发匠无论怎样哀恳也无效，便思得一计，把自己的老婆点得闭过气去，然后求他父亲解救，以便偷艺，谁知他父亲摇了摇头，“相应不理”，任凭他的儿媳死去。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位理发匠又把他祖父点得动弹不得，请他父亲想办法，他父亲点了点头，心说“明白了”，又摇了摇头，表示“应无庸议”。你瞧，有了这样恶风，理发匠这一行才一代不如一代，终于被人瞧得一文不值，把

他们打入下九流。不用别人说，连他们自己也都承认各有“藏奸”之心，孟子曰：“是心足以‘亡’矣！”故亡国之责应由理发匠负之。

亡国之铃，既由理发匠系之；救国之铃，应由理发匠解之。所以安师傅说：“要人们救国之论，不能探本求源，故无大效。爱国之士，应速提倡‘理发救国’，方是根本之图。”此话怎讲呢？他也有一番议论。他说，中国的所以衰弱，全在一般国民没有健康的体魄。一个个饱吃足睡，还不住的打哈气；白天嚷腿疼，夜里喊腰酸，真不愧“东亚病夫”的徽号。但是中国“古”时候的人可没有这样儿的，都是身高七尺，腰大成围，要怎么壮有怎么壮；自从鸦片、白面之类的毒物舶来之后，大家沾染了不良嗜好，才弄得一蹶不振。但试问黑白两籍中人，谁不知道那是“饮鸩止渴”，自趋死路？明知是火坑而必得要跳，必是他们得不到其他只有利而没有害的快乐。所以，如果一个理发匠能使人坐在转椅上就感受无限的快乐，自然无人再去吸食毒品，自绝生路了。如此不但每年省下无数万的金钱，而全体国民的体魄都强健如牛、如象、如虎豹，还愁国家不得救吗？

问题是在这儿：理发匠究竟能不能给人以受毒品麻醉后的那样快乐呢？这可以不犹疑的回答：“不但能也，而且过之！”试看，灯下剃头，使人思静；朝阳取耳，使人听聪；捏腿捶背，使人血液流畅；若使用安师傅新制的药水洗头，更能使人脑筋清醒，通体舒泰，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但是又有疑问了：普天之下的理发匠，是否都明白这救国的大道理？是否都肯采用安师傅的洗头药水，或者能自己创制一种与他的药水有同样效力的药水呢？此所以“理发救国论”还须大家来“提倡”也。

记者按：此文经安师傅校阅一遍，谓尚无大错，只是对于他创制洗头药水所需时间，认为应把“一天一夜”改为“二十四小时”，以求合乎科学。